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

第一卷

○唐王聿鍵弟聿粵、聿鏗

唐王聿鍵，小字長壽，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後。定王，李賢妃出也，洪武二十四年封於唐，國南陽，永樂六年之國。

子靖王，靖王無子，傳弟憲王，再傳莊王、成王，復無子，傳弟恭王之子敬王。敬王繼統三十餘年，壽七十一，世宗時，屢存問。再傳順王、端王，端王之孫是為聿鍵。自定王至聿鍵凡九世，初封德昌王，父世子義，母毛氏。端王惑嬖妾，囚義承奉所，聿鍵方三歲，從之。稍長讀書，能識大義，雖處內難，正志不挫。義為弟所毒，端王諱之，將傳次子守道。陳奇瑜入弔，謂王曰：「世子薨逝不明，若又不立其子，事必發覺。」

王懼，始為聿鍵請名，立為世孫。

崇禎五年，王薨，鍵年三十一，嗣位。七年，流寇披猖，聿鍵念南陽要衝，而城瘠薄，捐千金謀修築，知府陳振豪弗授功，聿鍵以為言，崇禎帝震怒，逮振豪置理。聿鍵又援潞王近事，乞增兵三千人，設參將一，以陳永福充之，不許。八年冬，賊再犯南陽，上疏：「臣府護一千二百人，近制以其半為開封班軍，給撫臣以下繇使無謂，惟明詔念臣困屢，以全軍見還！」

報曰：「南陽班軍番直，祖制已久，朕不敢變。」時朝廷欲行宗室換授之法，陳子壯署禮部事執，不可；聿鍵貽書子壯，相駁難。其書稱《說典訓》，援據經傳，皆有本，廷臣顧弗及知，特以為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。會子壯下獄，眾口惜子壯者，輒以尤聿鍵；聿鍵亦薄公卿不足重，而爭宗藩體統，劾總督盧象昇不朝。其所建請頗多，群臣交忌之。

九年八月，京師戒嚴，聿鍵率護軍勤王，汝南道周以興止之，不聽。至豫州，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，旨下切責。會前鋒值寇，亡其內豎二人，乃還國，廢為庶人，安置鳳陽高牆。使者欲以檻車往，聿鍵自裁，不殊。至鳳陽，守陵閹人求賄不得，墩鎖困苦之，聿鍵不勝辱，病幾殆，妃曾氏割股進，始愈。有司廩祿不時，資用乏絕。時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，言於淮撫路振飛，振飛假賑罪宗入牆，見聿鍵，心獨異之。聿鍵告吏虐狀，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，贖以私錢，且謫其吏之無狀者。

福王初立，大赦，聿鍵出高牆，封南陽王，遣官送寓平樂，未行而南都陷。南陽王至嘉興，前刑部尚書徐石麒，淮撫錢繼登等請留監國，王不可。六月八日，潞王監國於杭州，王拜箋賀。越三日，大清兵至塘棲，潞王山降，瑞王、惠王亦自紹興降。

初，靖魯伯鄭鴻逵邂逅王京師，相識。至鴻逵移軍還閩，道浙河，王方至，戶部主事蘇觀生、翰林張家玉等咸以王可濟大業，與鴻逵奉王南行，諸臣慷慨交拜，矢獎明室，共請王監國。王覽啟悲慟，進衢州，收散卒得千餘人。廿八日，朝見臣民於建寧。閏六月三日，次水口驛，驛吏具大舟，卻之，乘民舟，不飾彩幔導，去鼓吹，民人聚觀相慶。臨驛解朝謁行四拜體，王答二拜，賜坐。安南伯鄭芝龍、靖魯伯鄭鴻逵、巡撫都

御史張肯堂、閩廣督巡劉若金、巡按吳春枝、戶部侍郎何楷、

大理卿鄭瑄、左通政馬思理、光祿少卿森銘鼎、四川按察使曹

學佺、御史郭貞一，諸臣自南都來者，皆素服待罪，旨弗問。

時議課州縣修宮，學佺曰：「仁聲儉德，王政所先，睿駕甫臨，而先有茲舉，不肖有司因而蠹民，無乃彰王過乎？」亟止之。王欲擇戶部尚書，咸舉何楷，楷辭，王諭曰：「往崇禎乙亥，孤閱邸抄，得侍郎掖垣諸疏，藏之中心，已非一日，古云：『臨危杖節，必敢諫中求之』，其勿固辭！」楷乃受任。

曹學佺陳三事：其一，福建正供悉貯兵餉，毋或濫支，以防不給；其一，禮成之後，即命鄭鴻逵抵關，相度防守進取事宜，以聞；其一，禁游兵行剽，令舊軍速招歸伍以紓民。王曰：「此海內宿儒也！」

命悉允行。

初七日，王監國於福州，祭告天地，設行太廟、唐國宗廟，用太牢，駕入城，居南安伯府。二十七日，即帝位，詔曰：「朕以天步多艱，王室不靖，荷茲監國，已及經旬，四方懷風勤王之師漸集。方躬履行陣莫敢寧居，而文武臣僚，咸稱渙萃之義，責於立君寵綏之功，本於天作，時哉弗可失，天定靡不勝。」

朕自顧闕然，未有丕績，以仰對上帝祖宗。自臨安委轡，尊攘無期，小大泛泛，有如河水，朕敢不敬承，勉從群望？爰稽載籍：光武聞子嬰之信，六月即位鄴南，以是年為建武元年，誕膺天命；昭烈聞山陽之信，四月即位漢中，以是年為章武元年，立宗廟社稷。艱危之中，豈利大寶？亦惟興義執言，係我庶民之志；以今揆古，豈曰不宜？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，奉天翊運定難功臣，次第進爵，稍俟恢復，裂土酬庸；宣猷守正文臣，亦進級；孝秀耆宿軍民人，俱優給；所在山川鬼神，除淫祀不在典制者，皆遣正官精禱壇祭告，以明朕續承基緒，為天下請命之意。」

先是張肯堂建議，如唐肅宗故事，以監國稱天下兵馬大元帥，俟復南京，然後即位。王尚猶豫，群臣多勸進，乃從之。

以布政司為行殿，門曰行在大明門。駕自督府移蹕，芝龍戎服前導，鴻逵以禁旅百官次扈從侍班鵠立，始聞環佩之聲，及寅王御袞冕升殿，受朝賀，頒詔於各省府州縣，大赦。是日，南郊大風，揚沙拔木，尚寶卿馬驚，玉璽墜地，損其一角，從咸歎異。上唐國四親帝後號諡，改福建省為福京，福州為天興府，府學為國子監，百官俱稱行在，論翊戴功。封鄭芝龍為平魯侯，鄭鴻逵為定魯侯，鄭芝豹澄濟伯，鄭彩永勝伯，張肯堂為吏部尚書，吳春枝兵部尚書，周應期刑部尚書，鄭瑄工部尚書，曹學佺太常寺卿。起蔣德璟、黃景昉、蘇觀生、何吾驥、黃鳴俊、陳子壯、林欲楫、曾櫻、朱繼祚、傅冠，皆為大學士。閣臣至二十餘人，然票旨多王自裁，俱聞無事。或遠未達，軍國大政一委芝龍，行朝仰成而已。

是月，鄭遵謙等起兵紹興，進守錢塘，金聲亦扼徽州，阻上江，由是閩嶺晏然，藉以休甲。尋命芝龍兼戶兵工三部尚書，開府天興，坐見九卿，入不揖，出不送。

大清順治二年，乙酉，七月朔，王下詔親征，詔曰：「朕痛念祖陵，閔茲萬姓，中心搖搖，如在水火，擇於八月十八日亭午禱祭，親統六師，敕平魯侯芝龍為御營中軍，定魯侯鴻逵為左先鋒，尚賴文武諸臣，襄力效謀，有功者賞，朕不爾負。」

命訪求十六朝實錄及古今遺書。諭行在日用以儉樸為本，有司不得背旨阿奉，違者以不敬論。敕司禮龍天壽，行宮中毋用金玉器，帷幔毋用錦繡濃花灑線，止用居常銅錫布帛。王長齋，日御便殿，見大臣，性好讀書，手自披覽，常丙夜不休。

南都之敗，馬士英奔浙江，潞王監國，時猶持故態，執黃道周章不下。後遇亂，踰跟口涕，落屣竄方國安營中。聞王即位，又謀入覲。鄭芝龍雅善之，言士英不即北降，亟欲求立太祖子孫，罪可賞。下其議於朝堂，王出獨斷，傳諭各關軍將，毋納士英。

初，王在州杭，訪故臣於張家玉，家玉舉黃道周，王曰：「得此商彝周鼎，當為廊廟羽儀。」至是，道周自衢州入見，喜，稱之曰：「真名相也！」即日，晉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，入閣辦事。王以家玉直起居注，家玉言：「唐魏謩為文宗起居舍人，文無避諱，不令人主見。今陛下自待豈啻唐宗，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。」王嘉納。家玉嘗薦句容人何成吾、敏吾兄弟，天下奇才，乃心明室，且家近南都，可觀釁；又句容知縣宗室議從，王心識之。及金聲自徽州遣諸生戴明恩齎奏至，詔升聲兵部侍郎僉都御史，巡撫池太徽寧。因授成吾總兵，敏吾為副，與聲犄角，共取南京。敕成吾曰：「兵行所至，不可妄殺。有發為順民，無髮為難民，此十字可切記也！」敕議從曰：「朕自許忠孝，為法受過，百折千磨。今為祖宗復仇，有進無退，宗卿朕猶子行，其克悉朕心，出險亭屯，助朕以助祖宗，於乎飲哉！高廟亦乎祐爾於無窮。」議從成吾等結七十二村，聚眾至八千人，卒不就，而徽州告急。

大清兵進建昌，命永勝伯鄭彩出關援之。汀州大旱，鬥米三百錢。王決意親行，乃封弟聿粵為唐王，監國福州，某為鄧王，協

守都城。駕發芋江，父老遮道泣留，復止，鄭芝龍沮之也。

是月，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，命首輔周出師江西。浙江諸將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。王即位詔至，魯王欲守藩，大臣張國維、熊汝霖、陳函輝等，以為舉足一動，義師星散，浙亡閩亦危，願堅奉監國，以督厲將士。事成，入關者王。於是不受隆武年號。使者劉中藻，廢然而返。王心雖弗能善，然猶藉錢塘為外屏，手書致魯王曰：「朕與王同氣，共本聖祖，王無忘朕之焦勞，朕無忘王之危厄，一誠金石，豈惑浮詞？當遣兵赴王，上報孝陵，王其愛玉體，以需天休！」

八月乙酉，以鄭芝龍為前軍左都督，賜總兵黃蜚璽書，令屯太湖，收兵聯絡三吳。庚寅，以黃斌卿為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，帥舟師屯舟山，便宜恢取南京。王御門親餞，百官郊送。

王辰，立妃曾氏為皇后。後性警敏，頗知書，有賢能聲。每召對奏事，後於屏後聽，共決進止，王頗嚴憚之。罪倡逃，辟邵武知府吳文煒，絞推官朱健，敘廣信知府解立敬，鉛山典史周寅生守城功。贛州告急，命上游巡撫吳春枝，移駐邵武；汀州總兵陳秀援建昌；參將周之蕃剿武平；以陳豹為防海將軍，鎮漳、泉、興、汀、惠、潮；授南昌人羅大任少詹事，募兵恢南昌；黃雲師大理少卿，募兵恢九江；南饒；贛州人曾應遴兵科給事中，募兵援贛州；遣張家玉監鄭彩軍，拓撫丘華，謝朝恩。

丁未，副總兵楊武烈，守備元體中復新城。命都御史楊文驄、誠意伯劉孔昭，分屯處州。王郊天南台，鄭芝龍、鴻逵，皆稱疾不出。何楷劾二勳不陪祭，無人臣禮，王賞其風裁。既而鴻逵扇於殿上，楷呵止之，楷告歸，盜截其耳於道，詔追盜不得。時軍興餉亟，芝龍請於兩稅內五石預借銀一兩，民不樂從，反愆正供。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御史，督義餉，不輸者榜其門不義，於是閩里騷然。芝龍又請括寺田，王不聽。封芝龍子森為忠孝伯，賜姓名朱成功，總督禁旅，督師。何騰蛟自長沙，楊廷麟、萬元吉自贛州，皆遣使奉表迎乘輿。大學士蘇觀生請先行，出屯南安。王幸雍祭酒賴煥進講，三品以上官坐聽，其餘侍，圍橋觀者濟濟。遣使冊封桂世子由根為桂王。黃斌卿兵敗於崇明，永寧王起兵復建昌、撫州，副總兵施福入戈陽。

大清兵大舉臨廣信、攻福，張家玉使洪旭，林習山救之。

是月，靖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，舉兵入梧州，執巡撫瞿式耜。贛州萬安軍亂。九月，兩廣總督丁魁楚圍桂林，瞿式耜應之，執靖江王亨嘉，送福州，廢為庶人，其黨皆伏誅。論功封魁楚為平越伯，晉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。焦璉、陳邦傳等，加秩有差。亨嘉尋病死。王意不次用人，擢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，大學士熊開元爭之不得已，而邦芑議開元，開元引退。

又出內降，用王期升、彭遇、路振飛、曾櫻皆言不可，乃已。

時粵閩之境，盜賊蠭起，汀州大飢且疫，兵民所在鬥嘩，兵疫驢置，而出關之議，竟同築舍，四國人心遂至瓦解。乙未，祭告天地太廟。丁酉，馮駕出洪山橋，祖餞鄭鴻逵、鄭彩授鉞。

是日，風雨晝晦，二將行數十里，仍疏稱候餉，皆不行。庚子，曾後廟見，先一日，王遣官用牲預先只見之意，命勳臣芝龍行禮。丙午，大祀天地於南郊，命兵部主事徐孫彥頒詔於四方。

擢浦城知縣鄭為虹御史，巡仙霞關，仍知浦城，命太僕少卿林蘭友巡撫江西，諭之曰：「江西憔悴於貪政久矣，卿往須破情格，以朕『先教後刑，先情後法』八字行之。又八字曰『小貪必杖，大貪必殺』。能行此十六字，始不負朕親簡耳。」設蘭臺館，纂修《威朝實錄》，以曹學佺領之。召閩縣老人周良屏，問民疾苦。

冬十月，大清張天祿陷徽州，巡撫都御史金聲死之。金堡奏言：「福京倚新安為北門，而臣前至仙霞，見鄭鴻逵方遣兵出關，臣度其駐三衢耳，不能長驅也。陷既四十餘日矣，我師逗留觀望，未有爭先之氣，新令日行，民心日變，異時以精兵數萬仰而攻之，猶當徘徊於衢、嚴、饒、信之間，能保其必下乎？起義舉人汪沐日奔走乞援，曲折素諳，不以此時卷甲疾趨，乃令借葉向曜借兵借餉，待其集事，須五十日，大事去矣！四方望閩中之兵，如在天上，今兵力將心，臣已窺其大略。上江疑而楚豫斷，新安去而三衢危，陛下即欲為王審知，豈可得哉？」堡數危言，王嘉其才氣，而鄭芝龍不悅，授禮科給事中，出監鄭遵謙軍。

大清金聲桓會兵圍撫州，永寧王告急，張家玉言：「腹心之患在南昌，咽喉之患在徽州，既失徽則饒嚴危，失饒嚴則廣信必不支，而崇關不能守，陛下大事去矣。兵貴速不貴久，貴合不貴分，我以待免之愚，長彼蠶食之漸，坐而自斃。請急救鄭彩由杉關出撫建，分兵一搗南昌，一援饒州。再令黃光輝、曾德等，由江山直上衢嚴，襲徽歙，縱不能進，亦可自救。」

諸將施福，陳梧等皆善家玉計，而彩久駐邵武，不肯出關，有詔切責，亦不從，家玉太息而已。

是月，李自成將賀珍擊敗，張獻忠兵於漢中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監軍張家玉退大清兵於許灣。家玉約陳輝、林習山、蔡欽，三道會許灣。夜入定後，火起，令堅壁，敢救火者斬，且搜暗處置狀。旦，兵果大至，四面突擊，洪旭爭先斬級，兵少卻，家玉親立陣前，督陳黃虎、李明忠、趙珩等出營大戰，殺兩總兵，獲級四百，奪馬四十匹，器械無算。午時，協將陳有功戰死，大軍合數萬來戰，矢如雨下，沿山舉火，赤地震裂。大清將王得仁、鄧雲龍、侯天寵等，以書來招趙珩，令其勸降，眾惶惑多偶語。珩懼互相疑忌，家玉執珩手，拔劍斲案曰：「行間離我兄弟，我等益當戮力，為國吐氣。軍中敢疑謗者，有劍。」人心始定，然猶無戰意。十五日，子時，家玉設高皇帝，關壯繆位，牽諸將泣拜，設賞金於前，使郭毓卿、李明忠、陳良、趙珩，分帥死士百人，伏谷中，遂拔大營走。

大兵合一萬來追，入伏，大軍紛奔，家玉鼓噪回軍，大破之。

步兵五千殆盡，騎兵舍馬渡河，溺死過半，撫州圍解。論者以是役為福州戰功第一。

家玉令都司黃瑛，齎蠟書間道奔入撫州，檄永寧王部將謝志良、閻羅、宋蕭聲、曹兌光等，乘虛襲老營，十六日，戰於金坡，家玉夾擊，大軍死者五百餘人，馬死者三百餘匹。營中婦女三百四十三人，就近親戚歸之。收其酒米犒軍，得鄉紳諸生書，悉令燒燬。

時大清兵所至令民剃髮，而南軍遇無髮者，輒殺不問。難民因是多輸牛酒，為間導，南軍咫尺不得虛實，餉導俱絕。家玉設小牌，免死，給與，難民歡呼，來歸者千百人。奏請遣人分入鄉落解散，有能收復州縣者，即以首領官酬之。陣沒陳有功、葉壽予，祭葬蔭諡，立祠許灣。斬總兵逃者許象乾，俱報可。於是軍政明肅，人始用命。家玉奏功俱歸永寧王，詔俟恢復南昌日，即封親王。

是月，魯王勞軍於西興。拜方國安為大將，統諸營。十二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吏部郎趙玉成，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，上言臣等生長海濱，請以水師千人，從海道直抵君山，襲取南都，以迎陛下。計陛下陸行期，同會於金陵。王大喜，命鄭芝龍具艘，芝龍笑諾。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口，以防逃歸者，事不果。於是王決意親行。是月六日，發芋江，命芝龍留守福京，制置兵驤，兼掌宗人府事。南平、古田縣民，遠餽酒米。封鄭遵謙為忠義伯。前汝南兵備副使鬱啟，遣趙貴入賀，以啟為總理楚豫提督軍務討逆安順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河南。詔輔臣黃鳴俊出衡州。東會王肅來朝。立春日，受百官朝，勿賀。

大清將張天祿，誘執大學士黃道周於婺源，生致南京，道周死之。是月，監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亂，據雲南，黔國公沐天波奔楚雄，定洲追之，天波走永昌。

大清順治三年，丙戌，正月，王在芋江。初九日，夜雨雹如拳，唐鄧二王及居守百官，行拜賀禮，不受。下詔以三大事自責，群臣俱戴罪。馬金嶺兵變，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。都御史陸清源犒師浙江，魯王使陳謙奉書稱皇叔父，不稱陛下，王怒，下謙獄。鄭芝龍與謙有舊，錢邦芑出芝龍門，而見親於王，密奏謙為魯心腹，與鄭至交，不急除，恐變生。王斬謙，浙閩聘好遂絕。川陝總督樊一蘅，遣官入賀。交址日本，皆遣使人貢，並手冊答之。敕上游巡撫吳春枝，簡練壯丁。賜鬆滋、東會、瀘溪、延津，四王春宴銀。廣東布政司湯來賀，浮海轉餉十萬，遷戶部右侍郎。江西御史艾南英，劾來賀奸邪，不可信用，不報。

王出師，次於延津，拜泉州布衣蔡鼎為軍師；召郭熹、陳秀、引兵赴建寧；命朱成功出永定關；江西巡撫劉廣胤，都給事中曾應遴，招撫寇寇；以黃光輝兵敗，貶鄭鴻逵為少師，責鄭彩戴罪；上游巡撫吳春枝罷，以吳聞禮代之；賜降將郝搖旗名永忠，璽

書；賜大學士王應熊於四川假便宜舉用大小文武官；大雨雹，冊皇弟鄧王長子琳漢為陳世子，從徵視膳，中書官講讀，導以禮儀；加守金華兵部尚書朱大典閩衛，命與方國安和衷同濟時艱。

十六日，鄭彩逃入永定關，張家玉曰：「新城永定，屏障福京，門戶不可棄也。」彩怯，竟棄家玉逃入關，城中兵民皆竄。家玉與知縣李翔，仰天慟哭，誓死不去。以鄉兵二百人扼守新城，以親兵百人戰於城下，數十合，殺五百餘人。大軍馬步圍家玉三週，家玉中流矢，墮馬折臂，氣絕。都司林雄冒襍被入陣，殺一將，挾家玉還營，家人已遇害。王聞報，大怒曰：「統兵大將，盡走入關，獨令文臣陷陣，何以自解？」家玉乞骸，曰：「臣得從八旬王父母，五旬父母生還相見，死無復恨。」優詔慰答。時閩兵在廣昌，距新城二百里，家玉齧指血書請救。廿二日，閩兵至南豐，大清兵引退。

是月，沙定洲陷大理，蒙化，屠之。洱海道楊畏知起兵於西，定洲還圍楚雄。

二月二日，王駐蹕建寧，故何吾驪入覲，以為首輔。閩餉不足，鄭芝龍白，遣給事中梁應奇督運廣東，奏劾稽餉者數十人，命逮問，亦草應，潮州知府楊球遂逃粵界，不敢入。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助，有官助、紳助、大戶助。又從李長倩言，開事例大官爵，部司道三百兩，餘百兩；武繫數十兩至於是倡優廝隸，盡列冠裳，拜謁官府，鞭撻里鄰。守令蒞訟，兩造皆稱職官，側立而語，互毆於庭，不可制。受害者延頸大清兵，謠曰：「清行如蟹」，蓋遲其來也。

晉張家玉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廣信。制曰：「爾許灣捷而建撫復，壯猷迫允文采石之前，新城守而杉關寧，嘉績在萊公鎖鑰之上。今者箭瘡勿藥，宗社賴之，爾其即日領教長驅，誓於今歲拜我孝陵。」家玉陸辭，言：「募兵製器，非一人一日可理，天下盡忠而且智，臣獨忠而且愚，他日有急，陛下無以尹鐸為少。」聞者悲壯其言。

先是，李自成已死，其黨李錦、高一功等尚數十萬眾，因湖南巡撫堵胤錫請降。胤錫表聞，乞封錦等為侯，王難之。家玉及檢討蔡之俊合疏，言：「曲突徙薪，事幾不再，當乘其銳氣，會搗金陵，勿令轉合敵人，後悔噬臍。」遂封自成妻高氏為英淑夫人；錦左軍侯，賜名赤心；一功右軍侯，賜名必正；餘皆封侯，軍名忠貞營。攻荊州，將克，會大霧，赤心等方蓐食，忽救兵數萬至，師大潰，胤錫急令楊國棟、張光翠分守澧州回子河，以固湖南。

晦，命輔臣傅冠及朱成功，督郭熹、陳秀等，拒大清兵於永定關。加謝德溥東閣大學士，制置義兵。張家玉目請募兵惠潮，王遣之。三月，奪鄭彩永勝伯爵及黃斌賜劍。敕書命民被迫翦發者，暨義民旗自別白。命成功招集鄭彩逃兵，毋令擾民。

王將取道於汀，命募兵汀州。施福、林順至建陽，以張名振為捧日將軍，副黃斌卿，屯舟山。贈松江死事夏允彝、沈猶龍、章簡、李待問、侯承祖等官有差。吳江吳易起兵於太湖，授右副都御史，陳子龍僉都御史，楊廷樞兵部主事。

廿四日，大清兵陷吉安，萬元吉退守皂口，傅冠自邵武趨建昌，餉匱，後軍不進，拔營歸冠乞罷，不許。夏四月，金華行宮成，貴官迎駕。王諭近臣曰：「靖義侯方國安，江上戰功獨多；勳臣劉孔昭，世臣中深明大義，辭公爵來歸；科臣劉中藻，奉使開詔，挺然義形於色；勳臣鄭遵謙，起義獨先，誠心翊戴；勳臣黃斌卿，雖未有恢復顯功，而拒守舟山，相繼進取。

此數臣者，朕均倚為腹心手足，在廷，其體朕心，毋致嫌疑。」

優詔晉貴州巡撫范礦右都御史。諭雲南巡撫吳兆元，卿久鎮滇強，無遺朕南顧憂。贈黃土隘死事元體中，李茂德等八人。黃斌卿襲殺副使荊本傲，奪斌卿伯爵。晉湯來賀，兼行在兵部右侍郎，便宜恢剿湖東。立三御營，以郭熹為鎮武營，陳秀為威武營，黃光輝為勇武營。五日，王壽節，不受賀。用太牢遙祭二祖列宗，配以唐國祖宗。以程珣巡撫惠潮。

大清兵薄崇安、大學士蔣德璟自請行關詔責施福逗留，曰：「與張家玉守新城，而鄭彩逃入關，何異福退？死三尺曷若前向死敵？」德璟請告歸泉州。六日，皂口兵潰，萬元吉入贛州。故贛督李永茂，自南雄遣吳之蕃、張國祚，帥粵兵五千拔贛、贛城倉皇爭竄，元吉欲斬其妾之出署者，人心乃定。

十七日，大清兵圍贛州，元吉與兵科給事中楊文薦，悉力拒守，蘇觀生引所部退走南康。王念國家元氣之削，由於靖難，命追復建文年號，立方孝孺祠，設姚廣孝像於階下。又追復吳王允遇，衛王允燾，徐王允熙，及建庶人封諡。冊趙趙王，命撫臣盧若騰就近行禮。擢袁彭年吏科都給事中，晉土司沐增太僕少卿，沐懿四川右布政，以勸義輸。以總兵包象乾守汀州，籍右寧，建瑞，亂民之壯者為兵，汰老弱歸農。遣黃興施福守崇安、林順、曾德守仙霞，歲滿更番。水軍都督周崔芝，遣人如日本乞師。

王即位一年，無尺寸功。群臣建議者眾，兵尚書呂大器言：「用人太濫，所用人又相援引，虐民叢盜，望治何由？」御史湯芬言：「可發海師直搗吳浙。」主事吳鍾鑾言：「首克南昌，選鋒進取為上策。若捨此他圖，關門一有騷動，全閩震驚矣。」王皆善之，而不能行。諭臣民曰：「爾等立朕為君，志在救民雪祖，朕將暫至邵武，相機出關。古人創業中興，誰不危而後濟？朕以『寧進死，不退生』六字自誓，如有敢請駕回天興及避幸廣東者，立斬以殉。」

亡何，閩侯二縣耆老詣延津，請駕回福京，王太息曰：「即位十有一月，日夜所思何事，豈得回鑾」但恨在閩不能安閩，閩民不負朕，朕負閩民多矣。」建寧諸生請大駕再臨建水，王曰：「朕進取之志甚銳，萬無轉蹕之理。」鄭鴻逵久頓兵關門，一日兵嘩，誤謂大兵至，徒跣充軍逃歸，三日夜抵浦城，詔削其爵。芝龍則請閩餉，共需一五百六十萬，王諭之曰：「卿兄弟擁戴朕躬，朕所委托，但國蹙民貧，錢糧止有此數，所奏即竭三省之力不足，從未有關籬不固，止於家門堵賊者，此理甚明。今議以兵三萬守關，一萬守腹，不復可增。若有別議旁撓，是波蒼不助中興，朕亦惟有退避賢路而已。」

王聞沙縣寇患，詔瀾補賦。是月，閩中地震。撫州陷，永寧王死之。以新撫、永安、沙縣山寇隸陳國祚，受朱成功節制。

兵部侍郎於華玉，以漳州兵入衛，至歸化，不戢，士民閉城拒之。命華玉及羅登輔留止順昌，張思道留止歸化，俟駕來從行。

敕曰：「朕痛兩京淪沒，全非寇敵之故，止因兵民相戕，致危宗社。今日僅此彈丸，冀資民力恢復；若復傷民，將促國脈。

新兵未經節制，故嘩，卿宜振刷，務令民安，毋徒復謗。」

廣西酋長農國琦破縣城，逐知縣，巡撫晏日曙討平之，護國琦，傳首。詔解散脅從，勿獻俘，以示寬仁。遣禮部尚書黃錦往潮州，與新撫商度出贛。總兵曹志建劾閩兵將領張安，兵無紀律，有詔止安入關。土賊攻陷詔安，知縣田樹死之。仙游民變，檄總兵周仕鳳速提兵援浙西。敕唐鄧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，必由通政司封進，方不失藩王體，違者輔導官方士亮，何九雲治罪。至於詞訟，應歸有司，通政司不許封進。再錄平靖江庶人功，封溥梧參將陳邦傳為富州伯，賜平越伯丁魁楚鐵券，賜西夷安承宗府名頒印，以勸來降者。

五月，諸軍潰於贛州，大軍銳甚，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，皆惴恐莫敢即下。楊廷麟自粵都趨張安、張琮、李元符，及各營兵四萬至，贛江撫劉廣胤亦自寧都募二千人至，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，廣胤被執，失士馬器械無算。自後援兵益不敢前。蘇觀生退，次南安，大軍分兵東圍廣信，王敕觀生曰：「援贛兵將驕悍不馴，聞警輒思引去，似此無紀之兵，安能濟事？粵都會昌諸邑，既可直達汀州，防圍尤急，曩無一人議此何耶？債軍之將，罪之不能，呼之不前，如何為策？退守庾關，豈朕所望？其詳度情形來奏！」敕監軍御史陳賡曰：「前失吉安，起於鄉勇引敵，他兵坐視不救，良可痛恨。滇兵戰而不勝，猶愈不戰而逃者，爾仍收合餘燼，勿自困挫！」諭楊廷麟曰：「吉安失守，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，今五月初一失機，此番功罪宜明。卿深惟善計，更圖興復，粵餉三萬，與卿召募。但當作何約束，近民苦兵甚苦寇，驅虎進狼，綠林四起，當是統兵者之過。包象乾、張家玉毋得收聚凶徒，終成潰散。

朕將前蹕汀州，面議方略。」

廣信陷，召羅登輔，謝祥昌兵入守長汀。大清兵至常山，敕朱大典、顧應勳馬步兵入援。諭何吾驪曰：「田辟之兵，敢行潰叛，大安關外，復有失挫，卿其強山，為朕分憂。」徐孫彥使蜀還，陸見，具列王應熊、樊一衛、李乾德、馬象乾、米

壽圖、劉麟長、王之瑞、萬年策、鄭逢元、劉泌、范文光、牟

道行、田華國、莫宗文、曾英、楊賡、賈登連、譚誼等，戮力恢疆，奉揚王命。且言張獻忠殺戮川民無子遺，生民以來未有之

禍，王為之揮涕。封方國安子元科為定中伯。以周崔芝領水師，為平海將軍。和順王慈言：「建陽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漁，山不敢樵。」王曰：「如此何以聊生？」令兵毋入城，毋久屯，犯者以聞。

張安復姓名為陳丹，引兵迎駕，以為御營副總兵，尋令復出贛州從蘇觀生。以周損巡撫廣信。召武岡守將劉承胤入援。

遣撫臣劉中藻賑溫州。永福雁湖寇亂，知縣田楷平之。聞吳易戰勝於太湖，晉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。加陳子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。復討黃斌卿威魯伯。以施福為忠勇將軍。命主事李言撫寧化清流亂民。潮撫劉國柱獲潮陽賊首莊三權。琉球世子遣使入賀，貢方物。江西江黃各峇義師起。特用文臣守關：張調鼎、周道臣、趙秉樞守永定關；謝紹芳、周維新守大安關；黃大鵬、鄭為虹守仙霞關。再發恤民庫銀一千，賑溫州。王曰：「奇荒至此，千金之寡，安能遍活數十萬人之命乎？」命撫臣盧若騰、鎮臣賀九堯，速為設防，毋使甌民重困。山寇入詔安城。

夏至，祭皇地祇宗廟，命福京太常寺行禮。簡討何九雲進《尚書》，以其弟九祿為國子學正。星變，下詔修省，求直言。

以李士璉為討逆將軍，晉太子太傅。設行在御營十標，以郭奇、陳天榜、熊和、王秀奇、陳文廉、方登夫，巢拱極領之。又遣林奎募兵於福寧。王謂左右曰：「延平地窄，朕不欲久居，俟度南收拾，當即發也。」

時有傳王欲幸廣州者，張家玉在潮州，上疏曰：「天下形勢，關中為上，襄陽次之，建康又次之。下此則虔州一塊土，尚屬興王地也。天下望陛下出江西，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，識者懼矣。駕出虔州，右連三楚左達八閩，後屏梅嶂，出兩粵之粟，前跨章江南九，有建瓴而下之勢，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，所謂六龍臨江，勇氣百倍，上策也。若暫駐雄州，可出江，則度庾關，下貢水，可出楚，則繞韶郴出衡岳，進止緩急由我，中策也。若入五羊，斯下策矣。宋景德間，契丹寇澶淵，王欽若江南人，請幸金陵；陳堯叟閩中人，請幸成都；臣五羊人，計應出此，獨恐車駕日南，中原失望，不如寇準為卓見。高宗南渡，李綱、宗澤、岳飛等疊請還東京，而汪伯彥、黃潛善力阻之，卒有明州之難。宋之不延，由東遷失策也。高宗時，兩河三吳皆無恙，綱等猶以去就爭之。況今越在五嶺，一失足則大事盡去，臣敢不以死爭哉？虔城不減晉陽，萬元吉不減尹鐸，乞陛下必以為歸。」王終未決。

贈黃道周為文明伯，諡忠烈，官其四子，妻封一品夫人，立廟福州及漳浦，鐫其絕命詞於廟門。

是月廿七日，浙江兵潰，方國安入紹興，劫魯王南奔。六月朔，大清兵入紹興，魯王自江門入海，方國安、方元科、馬士英、阮大鈞皆降。

大清大軍至金華，大學士朱大典堅守不下。周藩、安昌王長子恭梟浮海來朝，封為安昌王。命劉孔昭嚴戢所部，毋犯甌土，以著臣節。命福寧道王芋遣兵一千，出援溫州。

福州宮工成，益鄭芝龍歲祿五百石，蔭一子錦衣千戶。升湖廣監軍道章曠右僉都御史，提督軍務。恢撫湖北嚴起戶部侍郎，總理湖廣錢法。張家玉招程鄉賊黃元吉，降之。寧化賊黃通襲執兵部侍郎於華玉，蘇觀生兵潰於南安。賜異人薛通載號廣濟禪師，往海外徵兵。贈張惟熊右都督，諡武襄。諭盧若騰、賀君堯，監守溫州。加若騰兵部右侍郎，君堯太子太傅。

王子生，大赦。福州鄉試，取葉瓚等百餘人。

十六日，大清兵入上杭，檄曾德還守仙霞關。贛州諸將及大清兵戰於李家山，大軍退屯水西。賜贛州改名忠誠府。加楊文薦右都御史。是月，沙定洲復圍楚雄。秋七月，湖廣都督張先璧、郝永忠合疏迎駕。黃元吉復畔，攻破永定，張家玉使賊黨執斬之，復招降鎮平賊陳靖之眾十餘萬歸農。

是月，大清兵破金華，朱大典死之，遂至衢州。副使秦應科內應，城破，守將張鵬翼及楚王、晉平王、樂安王，皆被殺，督學御史王景亮亦不屈遇害。

大清兵將度仙霞，金堡說上言：「今日之勢，誠能直走湖南，用何騰蛟之銳，竟搗荊襄，傳檄中原，北方聞之，以為陛下從天而降，此上策也。移蹕虔州，此中策也。並兵出關，背城一戰，敗不徒死，此下策也。若往來延建，觀望經時，輕騎叩城，避不暇出，為無策矣。」王卒出無策。而鄭芝龍間使約款於大清，盡撤施福等守關將軍還安平。手敕遣中使邀之曰：「卿稍遲，朕與卿同行。」芝龍不顧。由是大清兵平行入關。

至建寧，守臣黃大鵬，鄭為虹死之。

八月廿一日，王發延平，御營皆散，猶載書十車以從。至順昌，聞大清兵已及劍津，倉皇乘馬奔，從者何吾驪、郭維經、朱繼祚、黃鳴俟。吾驪尋去，惟經奔贛州。王入汀州界，不知所之。曾後被執，自投九龍灘，八閩皆下。大學士蔣德璟、路振飛、傅冠、禮部尚書曹學佺，先後死。鄭芝龍自安平降。是年十月四日，贛州陷，大學士萬元吉、楊廷麟、兵部尚書郭惟經等死之。蘇觀生退保廣州。

論曰：「唐王寬明恭儉，親親尊士，循良愛民，而有撫綏大略。識張家玉之奇俊，崇黃道周之耆德，褒忠行義，結於至誠。聞江陰涇縣力守見屠，曰：「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之人，雖三尺童子，亦當憐而敬之。」每誠出兵，毋殺難民，傷促國脈。

大小主客，文武眾庶，恩勤和劑，咸出其肺腑，瀕死無貳。待永明王以大公，論群臣曰：「太宗適自屬永明，朕在此間，去永明千里，不暇相求，臣民敦迫，勉行即位。然行年四十，未耀前星，不審永明才度何如，良用關切。」此可見其義矣。惟制於鄭氏，不獲展尺寸。然兩奪鴻達彩侯伯，而諄諄論芝龍和衷共功，消其亢慢。使臣以禮，隆世所難。使其遭際中興豈必在令主下哉？昔賈生過秦，責子嬰以不能救敗，未為通達事體，唐王在位雖一年，而大江以南，驕將劇盜望風歸命。此其關係國運，亦有由來。特月而紀之，使後來者得以考焉。

唐王聿錕，隆武弟也。乙酉七月封唐王，監國福州。隆武家法嚴，不以友愛故假借，嘗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，必由通政司封進，方不失藩王體。王甚率謹，在福州一年，未嘗有過。福州既陷，王泛海達廣州。時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，監國梧州，大學士蘇觀生不欲，曰：「吾受大行厚恩，死無以報，今其親弟在，何外求君？」遂與故相何吾驪、布政司顧元鏡、侍郎王應華等，請王監國。十一月五日，即位於廣州，以明年為紹武元年。命觀生專理軍國重事，吾驪、應華、元鏡並入閣辦事。是月，桂王亦即位肇慶。

大清將李成棟自漳汀入，陷潮州、惠州。十二月二日，廣州總兵林察誘敗肇慶兵於海口，殺總督林佳鼎，觀生戰勝而驕。

十四日，成棟以十七騎晨襲廣州，城中兵悉西出，宿衛尚萬人，不及集，觀生急召得百餘人，大清兵下城擊之，皆敗走。王變服逾垣，走王應華家，不納。尋絕城走洛城裡，為成棟副將杜永和所獲，安置東察院。成棟使人餽食，王不食，曰：「吾若飲汝一勺水，何以見先帝於地下。」自縊而殞，自即位至是日，凡四十日。太僕卿霍子衡、司叢梁朝鍾、行人梁萬爵皆死之，觀生亦縊。十八日，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，周王、益王、遼王，皆遇害。吾驪、應華降。顧元鏡先椎髻，號於市曰：「大清天兵至此，汝百姓今安枕矣！」成棟欲大殺廣民，佟養甲曰：「廣民未迎戰，請卜諸天，天兩者則止。」夜雷震，雨如注，養甲曰：「天墮淚也。」乃止。猶大掠三日，謂之放賞，婦女多自裁。後二年，成棟來歸，吾驪復入肇慶為首相。元鏡以反正功，復擢用。

黃宗羲曰：「唐桂之構，外懼方張，又生內變，蘇觀生之罪，又何逃焉？然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，其立後王也，與苟息之不食言，可以並矣。豈僅僅虧魁楚之除哉？若後王之從容遇難，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，寧可以地之廣狹，祚之修短，而忽之乎？」

唐王聿錕，亦隆武弟，蓋紹武建號日封。李成棟陷廣州，王得逸，率宗族去，依虎賁將軍王興於文村。興事王甚謹。成棟歸，桂王入肇慶，王奉表稱賀。廣東再陷，尚可喜累攻招文村，文村食盡重困。巳亥，桂王入緬，文村始降。興自焚死，王亦服腦子，卒不辱。

論曰：唐王兄弟三人，皆儒雅有君人之度，與他藩絕殊。

惠宗之遭靖難，紹宗之當末造，皆關世運，非獨一家之事。黃宗羲著《行朝錄》，稱：「壬辰八月，刑部侍郎王虞石，自五指山至廈門，言隆武在彼為僧，賴垓、熊緯皆從亡。」信如斯言，何與惠宗相類耶？又云：「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錕，然則聿錕亦勇

而知義。其有否未可知，要之宗臣多仁賢，則雖亡不亡矣。」又云：「五指山敕使至，故臣皆不能決。癸巳二月，復遣使存問諸臣，稱離五指駐平遠，將起兵。故臣乃具公疏，請敕驗視，卒不可得。當傳疑以俟後之考古有識者。」